成大中文學報　第七十三期
2021 年 6 月　頁 189-222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從戒嚴到解嚴：探索王幼華小說《騷動的島》的身體變異

唐毓麗*

摘　要

綜觀王幼華的小說中，身體表述是最重要的主題之一。他把心理書寫，結合身體感受，表現臺灣從戒嚴到解嚴期間，社會的荒謬處境。小說描述政治從威權獨大統治到慢慢塌陷，多元政黨的存在及民主的聲浪，都讓黨政軍特的威權變得有心無力，直接造成身體經驗的不同反應；資本主義的入侵與商業主義的盤算，造成情色行業的壯大，都讓身體染上情慾的色彩；宗教信仰與經濟獲利之間，也產生了更緊密的連結，讓身體呈現更濃厚的世俗傾向。這些巨大的變動，都折射在身體觀的變異上。本文將借重米歇爾・傅柯與約翰・奧尼爾的身體理論，探索在政治、時空與環境交互影響下，對人產生的影響，在身體上折射出複雜的面貌，思索政治性的身體、慾望性的身體及宗教性的身體的意義，更完整地討論身體敘事的重要性。

關鍵詞：王幼華、《騷動的島》、身體書寫、身體變異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From the Martial Law to the Lifting Law Period: Exploring the Mutation of the Body in Wang Yu-hua's Novel *The Island of Disturbance*

Tang, Yu-L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Body expression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themes in Wang Yu-hua's novels which combines psychological writing with physical symbols to present the absurd social situation in Taiwan. Physical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of time and spac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of *The Island of Disturbance*, and it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o gradual collapse. The existence of multiple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voice of democracy makes the authoritarian power of the party, government and army become powerless, which directly results in different reactions of physical experience. The invasion of capitalism and the calculation of commercialism, resulting in the growth of the erotic industry, the body infected with the color of lust. There is also a closer connection between religious belief and economic gains, making the body more secular. These tremendous changes were reflecting in the variation of the body view. Based on Michel Foucault and John O'Neill's body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depth observation on the political body, sexual body, and the religious body and intends to probe into the question of the body narrative more thoroughly.

Keywords: Wang Yu-hua, *The Island of Disturbance*, writing of the body, mutation of the body

從戒嚴到解嚴：探索王幼華小說《騷動的島》的身體變異

唐毓麗

一、王幼華與臺灣書寫

王幼華（1956-）的小說非常獨特，善於探索變遷中的臺灣動盪與人心變貌，讀者很容易注意到他與同世代作家黃凡（1950-）、宋澤萊（1952-）、張大春（1957-）等小說家創作主題的近似性，善於捕捉變動下的臺灣變貌。同時，也注意到他與其他發跡於八 0 年代小說家的創造路徑不大相同，未從記錄、觀察與表現臺灣騷亂的寫實筆法，轉向到後設小說或後現代小說的探索途徑，而是持續在外在寫實與心理寫實上力求深邃。他的思考深刻，探觸的社會議題寬廣，異常執著地探勘八 0 年代以降的臺灣現況，主題內容更廣泛觸及國人所熟悉的鄉鎮演變歷程、政治新聞、官商勾結、閩客衝突、選舉亂象、宗教奇譚、道德禁忌、犯罪或精神病變等，更長期透過長篇小說關注臺灣轉型到都市社會前後的陣痛期與樣貌，格局龐大，思想縝密，內容深沉，蔚為可觀。

王幼華這一代作家的人生際遇，與前行代作家不同。他們在戰後出生，雖未經歷過戰爭的摧殘與洗禮，卻對臺灣戰後三十年來的變動，感受特別強烈。他們曾經歷臺灣從農業跨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歷程，更對臺灣社會風氣的改變銘記於心。臺灣打造過無數個經濟奇蹟，卻在追求經濟成長率與致富的背後，造成許多後遺症。黎湘萍曾注意到，政治爭議雖持續困擾著島國子民，但更深層的苦惱——現代工商社會特有的困境所強化的生存危機，更成為潛意識糾纏著人們。[1]葉石濤認為，社會

[1] 黎湘萍：《文學臺灣——臺灣知識者的文學敘事與理論想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頁 244。

環境深深地影響崛起的新世代作家，八０年代出現的第二代作家很本土化，處理現實事物能突出鮮明觀點，小說的日常性很強，王幼華卻展現了反思現實更龐大的能力。[2]王幼華能超越前世代政治理念的侷限，從鄉土文學或政治文學的窠臼中逃離，反而能夠以更廣闊的文化視野，展現他的文學觀察與臺灣寫真，也讓他的作品，總帶有強烈的諷刺性。

王幼華是開創心理躁鬱書寫的大將，常將心理書寫結合現實或超現實敘事，以此折射臺灣光怪陸離的眾多現象。他書寫極多臺灣奇蹟與臺灣怪譚，批判意圖強烈，顯然把臺灣怪譚，也當成是展現蛻變中的臺灣現實最重要的一部分。王幼華利用罹病人物或敗壞城鎮，表露一個激切的社會觀察家，對墮落社會的不滿情緒。透過聚沙成塔的方式，多篇作品刻劃人們異化或偏斜狀態，記錄工商業化發展所引發的社會變動。這樣的變動，不但衝擊到社會、文化、家庭與個體，更造成不可逆轉的影響，讓家人之間失去溫情的聯繫，親子關係充滿憎恨的情緒，市民階級不斷追求財富與慾望，政商勾結串聯成貪婪集團，都讓家庭關係、人際關係、社會秩序、公平正義與倫理價值徹底瓦解。王幼華細心描繪精神變異者與敗壞城鎮背後，臺灣七０年代以降的歷史巨變，批判社會的動機非常強烈，不僅記錄了人們身體精神的改變，也記錄下社會結構內部深層的劇烈震盪。

王幼華的作品，表現了他對臺灣盲動社會的觀察與回音。他發現到，邁入八九０年代，亦是臺灣在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等面向，都面臨重大變動的關鍵時刻。臺灣與世界的互動，開始有了更密切的連接；以臺灣為主體的意識日漸鮮明，威權政治的宰制機制，也漸漸受到質疑與監督，慢慢過渡到民主社會的多元發展時期。過去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結構漸次解體，現代化的都市順勢崛起，整個工商業社會，都受消費主義巨大的影響與控制。隨著促進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各個領域都受到各式的衝擊，產生質的變化。以商業與獲利為目的，使整個社會呈現了一種騷亂、不安、浮誇的狀態，持續影響著臺灣的各個層面，他在文學中，嘗試表現和記錄這種騷動。

[2] 葉石濤：〈談王幼華的小說〉，收入王幼華：《兩鎮演談》（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4），頁 9。

對照王幼華的創作歷程可發現，從第一部小說開始，王幼華就專注於人性的闡釋和心理的挖掘，近四十年的創作生涯中，王幼華繳交出亮眼的創作名單。我們簡要耙梳前二十年他的創作版圖，1982 年，王幼華第一本書《惡徒》在時報文化出版。1984 年，《兩鎮演談》也在時報文化出版。1985 年，《狂者的告白》在晨星出版社出版。1986 年，《慾與罪》在晨星出版。1987 年，正式宣告解嚴後，《廣澤地》在《自立早報》連載。1989 年，《熱愛》在遠流出版。1990 年，《廣澤地》在尚書文化出版社出版。1992 年，《美麗與慾望》在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土地與靈魂》在九歌出版。1995 年，《洪福齊天》在遠流出版。1996 年，《騷動的島》在允晨文化出版社出版。1999 年，《帶著寶藏圖出走》在探索出版社出版。2002 年，《我有一種高貴的神經病》在華成出版社出版。其中，解嚴後發表的《騷動的島》，特別值得關注，作家正透過小說，以前所未有放大式的格局書寫轉型與變動的臺灣，呈現種種騷亂的現象，也呈現獨特的身體經驗，記錄下解嚴前後社會變動的軌跡與身體及心靈折射的複雜景象。

在主題思想上，《騷動的島》描述東魚鎮，與《兩鎮演談》、《慾與罪》、《廣澤地》都有強烈的連貫性，企圖透過鄉土全景式的摹寫，書寫各個族群生活的矛盾、文化的衝突、罪惡的淵藪、慾望的浮沉，企圖展現社會文化的面貌，凸顯道德價值的崩落。如葉石濤的觀察，王幼華透過全視景遼遠的視野，呈現動亂臺灣的集體樣貌，呈現深厚的思考能力，有強勁的書寫能力反映複雜的工商業社會，「有透視中國和臺灣未來動向的意向。而且他還能有效地從臺灣現實生活中看出時代、社會變遷的脈絡」。[3]後續作品，王幼華的持續發揮摹寫複雜社會的長才，持續關注人民的日常生活、族裔衝突、政治意識形態、政商勾結、工程舞弊、城市變革、宗教信仰、情色行業、民俗文化、消費社會、遷居移動、罪惡懲罰等議題，都作了更聚焦的探索和評述。此外，被視為《騷動的島》前身的〈潮濕的島〉，已加入了媒體控制、媒體意識形態、明星塑造、醜聞糾紛、權力運作等議題，但後出轉精，《騷動的島》透過雜誌社與黨國、人際關係涉及的運籌帷幄與權力平衡更入木三分，《騷動的島》擴大了

[3] 葉石濤：〈談王幼華的小說〉，頁 9。

〈潮濕的島〉裡關注雜誌社權力傾軋的格局，轉而關注更龐大的民族盲點和集體潛意識的盲動，對島國子民的精神樣貌有了深邃的解剖。一如施淑的觀察，「透過這個媒體工作者的個人歷史，我們看到操縱台灣大眾文化的報紙雜誌的運作方式，看到類同於它的發展規律的台灣市民精神生態及人際關係」。[4]從各行各業的人際關係中，作家發現了臺灣人精神面貌的普遍性和國民性。在前期作品中，作者細心安排對未來憂心忡忡的理想主義者，認為鄉土雖有窒礙難行的牽絆，鄉土也能提供了正面提昇與救贖的力量，但〈潮濕的島〉與《騷動的島》中，作者顯然擺落文化與道德的鄉愁，不再成為耽溺與自慰的幫兇，大膽宣示「強惡者獲勝」，顯示了宣示蛻變的姿態。

《騷動的島》紹繼醜惡書寫的拿手絕活，卻帶來一種新的反擊、新的思索、新的批判。陳器文認為，王幼華的文學是一種顛覆行徑，是對舊文化的顛覆書寫，「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對某一神聖事務的褻瀆，表現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習慣性地迎合的叛逆，更坦率地反映寫醜的意義：是對痛苦、罪惡以及一切可疑之物的面對面，是一種新生文化對舊文化的顛覆」。[5]陳器文的觀察，對王幼華龐大思想提出重大總結。但陳器文或許沒留意到，《騷動的島》應視為創作史上相當關鍵的作品，大開大闔，以全新的力道大開反轉視野，以鮮明的思想貫串其中，透過宏觀的角度，重新面對解嚴後的時代與價值觀，梳整戒嚴時期的盲動與傷痕，重新書寫理想者殞落的時代，不是不能區分是非善惡，而是他們不再有道德的牽絆；小說代表新的反擊，即是人們自願性融入新時代中，以往的道德再也不值一文，才能融入這個時代中成為王者。王幼華拋卻沉重的道德包袱，透過嘲諷的姿態，斬草除根，進行「文化劈斬與思想清理」的層層解構運動，《騷動的島》更加入了紀念碑的解構運動、解構國共勢不兩立的關係、解構政治獻金、解構戰爭記憶、解構移民現象、解構島國隱喻、解構屠殺歷史、解構人的慾望等議題，關照的社會議題或歷史視野都較前作更為集中、精準之外，亦把解嚴後人權問題、政治抗爭、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等問

[4] 施淑：〈台灣頻道〉，收入王幼華：《騷動的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 5。

[5] 陳器文：〈王幼華的本色原型與他的精神史〉，收入王幼華：《東魚國夢華錄》（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2。

題，全浮上檯面。而各種社會亂象、冤假錯案、認同焦慮、島國命運和屠殺歷史，更是突破禁忌，浮上歷史地表，成為辯證與解構的焦點。全書貫串解構的思想，更是從表層的身體行動、身體經驗貫穿到深層的精神，堪稱是相當徹底的解構代表作。

可以說，解嚴後近十年，作者才透過創作，將影響臺灣主體性、民族意識、權力消長、經濟情勢與歷史定位等複雜因素，作了更完整的消化與理解，藉著《騷動的島》的解構思維和嘲諷敘事，敷陳騷動的民心和盲動的身體，描述臺灣人的命運。本書批判和嘲諷的意圖都比前作更為尖銳，更大大擴充了解嚴前後創作，未能觀察或批判的盲區，亦是戒嚴後對臺灣整體政治、文化、經濟、社會、歷史、軍事、教育、宗教與情慾進行一次精神總體檢，觸角的廣大與尖銳，超越他個人以往諸作，精準快意，令人拍案叫絕；在身體經驗的呈現上，也比諸作更清晰。

《騷動的島》中的身體書寫顯得殊異，在身體演繹與精神狀態上，已與前作《惡徒》、《狂者的告白》呈現不同的變貌，不再費心著力於瘋癲、怪誕、異常、遺傳、失能或病態的身體形象，而是將瘋狂的精神結構轉移到描述空虛、恍惚、盲目、放縱與消費的身體；在《廣澤地》、《美麗與慾望》中，王幼華都曾進行靈與肉的掙扎和慾望的探索，《騷動的島》對慾望的探索，更加入了資本主義的消費邏輯，人對慾望要求的越多，主體性也隨之喪失得更嚴重、更分裂，隱約暗示這就是解嚴後九 0 年代的時代徵兆。

人們無法否認，身體經驗是連結公私領域和政治體制、社會文化的重要中介。解嚴前，王幼華已透過宏觀的角度，書寫臺灣文化複雜的深層形貌，從農業社會轉型到複雜的工商業社會，面臨極大的轉折點；在守舊的傳統文化、新興的西化的交相影響下，激起無數的衝突。他以瘋癲狂狷的身體形象，或是特異獨行的人性剖面，將混雜了傳統文化負面影響的島嶼病灶，給予最直接的針砭。值得關注的是，在解嚴前，王幼華的小說，喜歡透過馴服或不馴服的市民身體，物化或病態化或暴走或奔逃或噤聲或失控的市民身體，展現了對威權時代、僵固情境與政治黑獄的抗議。這些不服從的身體書寫，透過肢體的幻想、身體的躁動與噤聲表達身體承載的訊息，與龐大的國家機器的對抗和壓制有關。

解嚴後，在漸次開放的文風中，他記錄時代與歷史所揀選的素材有了變化，不斷調整自己關注的層面、調整自己書寫的筆觸，慢慢捕捉了臺灣政治從威權統治慢慢鬆動塌陷，浮現多元政黨的抵抗聲浪及訴求民主的社會聲音，他讓解嚴前不曾細部書寫的黨政軍特，有了具體的形貌。此外，他更悉心紀錄黨政軍特、官方媒體從一言堂的威權控制，慢慢有了轉變；資本主義的強大入侵與商業主義的盤算，將一切都淪為消費與娛樂的商品，慾望的蠱惑與販賣的訊息充斥在日常生活之中，造成情色行業的壯大與橫行；宗教激情與經濟獲利之間，也產生了更緊密的連結，宗教性的身體已遠離神聖崇高的象徵，變成更世俗的面貌。這些巨大的變動，都折射在身體觀的變異上。

統整小說中，指涉了政治性的身體（political body）、慾望性的身體（sexual body）及宗教性的身體（religious body）的複雜度與曖昧性，顯然是豐富的議題。從政治學上來看，全民的身體都是政治性的工具，須配合政治性的目標，透過鍛鍊、教育與監控，來達成執政者的需求。「政治性的身體」是指身體對政治性因素的直接經驗或反應。國家常動用強制的方式，如國家機器透過馴服與懲罰、威嚇的力量管制人民的思想、意志與行動。過去，古典社會學的研究者，未能深刻認識到身體是人的行動（agency）不可或缺的組成成分，深切體認正因人們有了身體，才使人們能夠展開行動，介入並改善生活。[6]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提醒人們，「在任何一個社會裡，人體都受到極其嚴厲的權力的控制」，正因為這是一種支配活動人體的微分權力（infinite simal power），透過機制，細緻進行權力的運作，「被強制的不是符號，而是各種力量」，一套嚴密的訓練機制於焉誕生，揭開了權力與身體之間最複雜的關聯。[7]《騷動的島》記錄麥慶夫從童年到中年的歷程與記憶，最重要的內容，在於細心回溯被黨國教育長時間的鍛鍊、鎔鑄、管制的漫長過程，在身體所留下的深度影響。戒嚴時期，臺灣政局雖未必呈現長治久安的局面，但民眾已知悉戰爭的爆

6 〔英〕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著，林秀麗、黃麗珍譯：《身體與社會理論》（*The Body and Society Theory*）（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9。

7 〔法〕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城、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頁 155。

發並非常態，執政黨卻依然巧妙運用戰爭，透過國共對峙、漢賊不兩立的意識形態塑造對立情勢，盤算政治利益，政治上的監控與箝制力量仍未消失。正如傅柯曾犀利揭露政治強硬的手段，「政治是戰爭通過其他手段地繼續」[8]，擴大談論戰爭與國共對峙，說穿了，這只是一種政治戰術，就是統治者的統御之術，洞悉國家與政治、戰爭與政治、主權與政治、人民與政治存有複雜的關係，都讓統治者傾向於透過更嚴峻的法令，仰賴政治的方式箝制人們的思想與行動，而這種鏤刻式的身體管訓，將在人的身體經驗中留下永恆的傷痕與烙印。

但「政治性」的控制，在解嚴後，也慢慢失去了主控的力量。國家機器透過黨政軍特依然進行各種監控與滲透，透過外在的鼓勵與賞罰，建構了黨國一貫完整無缺的形象，透過約束與限制、獎勵與責罰，控制或改造臺灣子民的身體與意志。但黨政軍特國家機器的形象，在解嚴後已有變動，不再像過往一樣神通廣大。解嚴之後，威權統治有些鬆動，國家政權不再是牢不可破的龐大黑影，「政治性的身體」也在馴服、不馴服黨國監禁下不斷地擺盪，或以談判、攻堅、反駁和辯論的方式，翻轉了過往黨國殘餘勢力的控制，讓人民奪回了身體與政治意識的發言權，呈現不同以往的「政治性的身體」。

資本主義的入侵與壯大，一直是八九 0 年代臺灣文學最重要的主題之一；「慾望性的身體」是指身體對慾望物的刺激、經驗與反應，涉及慾望的販賣、滿足與交換。在現代社會中，情色與性產業的壯大和過度暴露，也許不令人驚奇，但的確成為經濟自主的社會中亂象橫生的現象。當人們的慾望無限擴張、變得複雜時，滿足慾望的形式也變得多元花俏，應運慾望而生的消費商品也變得更加赤裸；少了法令的嚴格制約，情色產業的消費行為勢必不斷試探社會道德所能容忍的極限。當身體被物化為消費行為的一部分，消費至上論把身體徹底地工具化，降格成為累積財富的工具；這就牽涉到了身體經濟學的運作邏輯，「我們自己的經濟／系統（economy）的性質存在著悖論，我們就以這個悖論作為出發點。這個經濟系統要滿足我們的各項

[8] 〔法〕傅柯著，錢翰譯：《必須保衛社會》（*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 45。

需要，但與其說是為我們提供服務，似乎更多是要奴役我們」，人們容易受到消費欲望主宰是鐵打的事實。[9]《騷動的島》用不少的篇幅，積極表現這種商品經濟蓬勃發展、人們受到慾望主宰的現象。性刺激雖與人的本性相關，但在政治禁制力降低、社會氛圍鼓動原始慾望、快速資本化的城鎮興起及現代化交通交相影響下，人們對情色產業慢慢失去了禁制與圍堵的力道，而顯得更加猖狂。王幼華刻劃臺灣生活型態越趨於現代化、商業化與資本主義化的情況，透過性交易、脫衣秀換取滿足，餵養慾望毒瘤，遺留許多後遺症。

「宗教性的身體」指參與宗教性活動身體的直接經驗、影響與反應。過往的宗教儀式或廟會慶典，無不藉由敬神酬神等儀軌，凸顯神祇至高無上的力量，表達人們肅穆虔誠的敬仰之心。曾幾何時，本應凸顯神性的場域，卻稀釋了莊嚴的氛圍，呈現更濃厚的世俗傾向。在小說中，可觀察到與宗教經驗有關的「宗教性的身體」，已產生變異，受經濟力量、政治力量干擾，降低了神聖性。

綜合以上所述，本文擬從身體理論出發，討論小說關注的臺灣社會轉型過程，聚焦在身體三重變異上。以三章分論：一、政治性的身體。二、慾望性的身體。三、宗教性的身體。這三種身體之間絕非可斷然區分，彼此之間常出現相互影響、交融、共存、流動的現象。小說正好提供一個觀察平台，關注王幼華如何書寫人物置身在戒嚴到解嚴不同時空，以身體經驗的變化，來建構這段歷史記憶。人物如何受到社會的變動、新文化、政治力的衝擊，經歷著從威權到現代化的過程與刺激，而呈現種種格格不入或是尷尬窘困或順服融合的局面。小說特別透過人的身體，以最直接的方式，以變異或抗拒的形式，來面對社會的轉變；或將自己放入逐步適應現代社會的軌道，暗示外在社會變動的不可違抗。他的小說所設定的情境，乍見荒謬詭譎，實則傳達與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一樣沉重的訊息，現實社會搬演的情節，可能比小說虛構的故事，更加荒謬與矛盾。

小說是一種具有高度現代性（modernity）的文學形式，也成為反思現代性的重

[9] 〔加〕約翰・奧尼爾（John O'Niell）著，李康譯：《身體五態：重塑關係形貌》（*Five Bodies: Re-figuring Relationships*）（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75。

要載體，可望能成為散文、新詩與戲劇之外，最能承擔反思現代性的使命。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曾斷言，小說與現象學大師胡賽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859-1938）所說「歐洲精神危機」相伴而生。[10]現代小說與當代社會的關係密切，當小說成為表現當代社會或模仿當代社會最具代表的文學形式，對現代性危機的反思中，扮演何種身分，也成為本文觀察的重點。

二、政治性的身體

「政治性的身體」是指身體對政治性因素的直接經驗或反應，在威權時代，人們不會遺忘，身體是如何受到政治因素的脅迫、干擾與限制。若以身體經驗為觀察對象，人們可以看出國家與子民間的關係，也可看出民眾在規訓與懲罰、獎勵與違反秩序間的選擇及主張，會為自己的生活帶來哪些保障？哪些威脅？更可由受「政治力」影響下的肉身身體，正經歷過某種「符號性」的塑造，折射出執政者所堅持的具體理念與政治信條。

> 每一個政治共同體都必須以某種符號性的方式表達其有關信念：來源為何？何以維持，其成員的有序行為面臨哪些潛在威脅。因此，當我們思考人類共同體中的秩序與無序的實質，有關政治（態）身體的意象就會反覆出現。[11]

阿圖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在〈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Ideological and State Apparatuses*）一文界定國家的性質為一架鎮壓性的機器，認為國家除了存在「鎮壓性的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之外，還存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他把政府、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行政機關，這些「以暴力方式產生作用」的機構都稱作「鎮壓性國家機器」，他

---

10 〔法〕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孟湄譯：《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Fiction*）（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頁 1。

11 〔加〕約翰・奧尼爾著，李康譯：《身體五態：重塑關係形貌》，頁 37。

們習於利用肉體鎮壓的方式來控制人民；而把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會、傳播與文化的機構稱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利用非暴力的方式散播「意識形態」。[12]中國國民黨是亞洲最長壽的政黨之一，也是臺灣執政最長的政黨，在威權時代，更是鎮壓與蹂躪百姓的劊子手，「鎮壓性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雙管齊下，藉以掌控百性的行動與意志。在小說中，國民黨專政時期最擅長透過規訓與懲罰，壓制與逮捕各式政治犯，也以長期壓制異己的鎮壓行動，持續肅清政治嫌疑犯。在戒嚴時期，不但強力宣導反共意識形態，決絕劃分自由的中華民國與黑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差距，凸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邪惡統戰與赤化世界的罪惡，積極渲染在共黨統治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成為民不聊生的赤色大地。

國民黨強化共產黨的殘忍，製造仇恨，宣揚戰爭勢必開打的思想，也從演習中，強化軍隊的陣容。在〈榮耀勇歸勝利者〉中，島內經常演習，坦克車、軍用卡車、砲車常在夜半操練，動員全副武裝的士兵，驚動了所有人的夜夢。執政者透過軍演訓練，建構了國軍神勇完美的身體以及外在形象；執政者鍛鍊與改造子民的身體，將國軍訓練成精忠報國、反攻復國的最佳人選。他們把國內的各個角落，都轉化成身負政治教化與文化意涵的鬥爭場域。[13]透過話語的複製、宣傳的效應，不斷複誦「人民會推翻暴政，凱旋歸國」、「光復失土」的理念；這一切論述，也因透過修辭的包裝，轉化成全國軍民的期望。這一套美麗的凱旋歸國神話，能讓服從的子民，服從的政治性身體，從教育、軍事或文化等各層面上，處處得到獎賞。麥慶夫也受到啟發，他早準備好，長大後，就要投入部隊，成為一名英武帥氣的軍人，「立志要殺死無數敵人的」。[14]在執政黨的統治政策下，加重了人民的心理負擔與精神壓力，讓人民的身體與心靈飽受摧折；受政治性影響的身體，早已烙印上深層的恐懼陰影，人們的身體，早已承擔奮勇殺敵的精神負累，承擔了過重的政治性的恐慌。

執政黨不只強化與塑造了服從性的身體、軍事性的身體，更強化了戰爭的災難

---

12 〔法〕阿圖塞（Louis Althusser）著，杜章智譯：《列寧和哲學》（*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臺北：遠流出版社，1990），頁 164。

13 黃金麟：《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 1828-193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頁 279。

14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105。

性，醜化對岸敵營，打造國家搭建強悍堡壘的具體形象，藉此攏絡人心。執政者刻意凸顯大陸共黨政權帶來可怕的威脅，尚未消除。長久以來，執政黨運用典型的恐怖行銷心理學，來塑造敵營環伺的恐怖氣氛。國民黨透過教育、媒體、政治、國軍、國防與文化的機構的運作，散播紅色恐怖政權的罪孽，以此維繫政權的正當性與崇高性，更隨機散佈抗暴而起、推翻政權的訊息。但執政者構築在推翻暴政、還我河山的政治信念上，竟是一樁長久失真的謊言。

在〈榮耀勇歸勝利者〉中，時移事往，解嚴後的九 0 年代，島內的政治氛圍已與過往時空不同。國內過去到處張貼政治性的標語：「殺朱拔毛」、「暴政必亡，解救同胞」、「十年準備，十年反攻」，一直以來，成為國人堅信的理念；但曾是同仇敵愾的仇敵，卻在一夕之間成為時代的偉人，媒體的紅人、商人的寵兒。九 0 年代透過大眾傳媒，軍區政委與大學教授紛紛讚賞毛澤東的功勳，讓麥慶夫的父親麥天錫痛苦不已。麥慶夫的父親還背負著傷痛的記憶，以及對毛的仇恨，家族的滅絕和曹半城家三百人口的恩怨，這是共產黨滅城的罪證。他怎麼也不能遺忘自己的身體經驗，遺忘了這種痛失親人與族人的哀痛，更不可能接受新聞媒體在「毛澤東紀念專輯」中，所呈現的歷史真相，深信毛澤東是時代的偉人。

九 0 年代國內的政治意識形態衝突，已被商業利益給取代；商業集團主導了「毛澤東熱」、政治懷舊潮，商業廣告與集團，正進行一次龐大的政治詮釋學活動，重新對歷史賦予禁忌、對立、敵對的意識形態產物，重新進行大規模的包裝與消費運動，藉此賺起政治財。此間的商業運作，更挑動了閱聽眾極其複雜的政治情緒。《偉大的舵手——毛澤東紀念專輯》正在播出，時移事往，曾經劍拔弩張的國民黨與共產黨代表或許可以放下歷史仇恨，彼此握手言和，不再宣揚漢賊不兩立的對立思想；但人民的身體記憶卻是掙扎的、矛盾的、痛苦的，無法背叛刻鏤在自己身體的歷史、心靈的記憶。

麥慶夫在眷村長大，耳濡目染，聽聞的故事，全與戰爭的血腥與殘暴有關，「死了多少人啊——那時候。眷區的馬媽媽最會講戰亂時候恐怖的事了。她經常說著戰

場的景象。……蒼蠅成千上萬的停在腐敗的屍體上」。[15]父母親對戰爭的恐懼，早透過言行傳送給他，留下恐怖的陰影、恐慌的繼承及死亡的威嚇，「共產黨來了，咱們都得死」。[16]麥慶夫從小就理解戰爭的可怕，會帶來無數的死亡，他開始設想父母親被殺死、或是原子彈被引爆，所有的人都死了，只剩他獨活在廢墟之中的慘況……。麥慶夫除了時常想像戰爭的發生，更常做著可怕的噩夢，夢中所有的片段，都複製了戰時血肉模糊、肢體碎裂的慘況。戰爭的痛楚與痛感，經過夢語言的包裝與置換，出現砍斷、割開、強暴與綑綁的動作，上演同樣怵目驚心的慘況，除了出現被殺害與支解器官的痛感，再加上目睹愛人被強暴的痛楚，無限疊加的這些痛感，變形控訴著戰爭時期遺留的可怕陰影，「無數次夢到自己被殘酷的敵人殺害……砍斷肢體、割開喉嚨、心愛的女子遭到強暴，而他毫無抵抗的能力……。他被數個穿軍服的人抓住，綑綁之後，拉著頭髮被推到一個土坑前槍斃，他嘴裡溢著鮮血倒在一堆死人之中」。[17]這些身體感受，傳達了凌遲血肉的支解痛感。雖透過夢境的扭曲與改裝，上演依然強大的傷害，讓麥慶夫的身心，一再感受到非常逼真的、親臨的、恐怖的、令人震顫的情景，他無法欺瞞自己的身體經驗。

麥慶夫對戰爭的恐懼，絕非個案，應視作政治教育引發的精神後遺症來看待，這是戰亂時代造成的悲劇。長期研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與精神分析學的王溢嘉認為，此超乎快樂原則的「重複強迫性」行為，它的用意，即在於恐懼的滋長；他進一步解釋，這些夢境的存在，可以藉著憂慮的滋長，來恢復對刺激的控制能力，忽略了這點，「就會引起創傷性的精神官能症」。[18]總結說來，身心承受戰爭龐大壓力的人，藉著夢境，努力架構惡劣的情境，好讓自己能夠獲得彌補的機會。王溢嘉認為，這種夢境，並沒有逃避的意圖，有的是與原有情境再遇重逢，再加以控制的努力。從精神分析學，讓人們更深層理解了人的身體啟動自我療救的內部機制，更理解了痛苦情緒的自體紓解方式。原來，在極度黑暗的威權時代下，

15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106。
16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105。
17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108。
18 王溢嘉：《精神分析與文學》（臺北：野鵝出版社，1997），頁 50。

人們「重複強迫性」的行為，帶有正面意義，解救了像麥慶夫這樣的人，不會引起更嚴重的創傷性精神官能症；但受政治性影響與傷害的身體記憶，卻永遠無法復原。麥慶夫的創傷記憶，不是來自於自身參與戰爭的受創經歷，而是來自於整個陰鬱時代與備戰國家帶來的創傷記憶。人們對於戰爭的無力感，莫此為甚。

王幼華在《騷動的島》中，透過麥慶夫的身體經驗，以此展現戰爭帶來的後遺症，令人清楚地洞悉戰爭的本質。王幼華不無暗示地點明，無論這個世界變得如何虛偽，想方設法透過各種話語言說仇恨、包裝仇恨，或是言說歷史、包裝歷史，藉以粉飾太平或是賺取利益，繼續消費和消解意識形態以轉取暴利。但在人民的身體與記憶裡，身體感永遠藏存著所有生存感受與威脅搏鬥的細節；人民的身體，是超強大的記憶庫，最能坦白顯露對戰爭最大、最直接的恐懼。歷史論述可以被竄改，政治禁忌與創傷歷史可以被商人機巧地置換為一種新的文化時尚、新的潮流，但身體的記憶，比政治人物講述的歷史真實，也比商人講述的歷史更真實。身體，才是真正的真實。

除了國防與軍事相關的政治性事務之外，王幼華也關注人民不服從的意志、不服從的身體，對政治暗黑勢力最堅決頑強的抵抗。執政黨最善於透過肅清異己的方式，亦即透過抹紅與打黑伎倆，嚴密掌控子民的服從意志。當人民因掌握官方暗黑資料，被栽贓抹紅、扯上賣國嫌疑的指控時，該如何自處？應該噤聲馴服於黨政軍特的惡意栽贓，還是透過巧妙的方式抵抗？在〈文字即力量〉、〈陌生的血肉〉，可見精采的論辯。

在《獨立時事報導》擔任編輯的麥慶夫，在《淑世》寫了一篇文章。保安單位的王逸竹大言不慚地誇耀，保安單位的人存在的價值，就在於透過審查文章，確保思想的純淨度，並以此行報效國家。他要求麥慶夫，刪除刊登於《淑世》那篇有損黨政形象的文章，並以麥天錫有黑資料，曾加入共產黨之事作為要脅。最後，麥慶夫厲聲反擊，父親忠黨愛國，絕不容許惡意贓栽贓。他語帶威脅，更是直接挑釁，痛踩王逸竹的敏感神經，「我如果再寫些，你們會暗殺我嗎」。[19]國民黨以最專擅的暗

[19]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82。

殺伎倆，統御臺灣近四十年，更專擅心理戰術，製造恐怖肅殺的氣氛。小說透過麥慶夫尖聲質問，揭開那段喑啞黑暗遭受抹黑栽贓的蒙塵歷史。此時，人們可發現，過往受到黨政軍特威嚇而服從靜默的政治性身體，變換了形象，不再曲意順從，而是怒聲質問，正面交鋒。人們看到了不再受政治勢力全面擺布的一面，身體與行動，也可以在某些特定的場合中，改變原有的空間佈署。

值得關注的是，《騷動的島》中，對政治的反思和解構態度是鮮明的、堅決的，對國族認同的態度是質疑的、曖昧的，非定於一尊，是保留差異性的。麥慶夫的父母都是承受戰爭之苦的受害者，有各自不同的國族經驗。繼父麥天錫受過共產黨的脅迫，強硬的分田，造成家道中落，所以更加痛恨共產黨；母親則對日本的統治，懷念不已，認同自己是天皇的女人，應效忠天皇，絕不能受到美國異族的玷汙與強暴。這如小說中〈誰的島〉中關於「臺灣屬於誰」的大哉問，王幼華透過敘事者斬釘截鐵地回應：

> 島——如同漂泊在海洋獨自倘祥的巨鯨，如同分裂自大陸的碎塊。島屬於誰人？誰人擁有它？島叫做「岱員」、「東鯷」、「夷州」、「琉球」、「毗舍耶」、「彭湖」、「東番」、「東都」、「東寧」、「FORMOSA」、「台灣府」、「台灣道」、「台灣民主國」、「福爾摩沙」、「台北」、「台灣」、「TAIWAN」、「中華民國」、「中華台北」、「台灣共和國」。什麼人住在上面？生番、熟番、漢人、日本人、荷蘭人、西班牙人、黑人、混血種——島出現在許多國家的版圖。[20]

藉由不同的稱謂與變異的屬性再次重申，沒有人能強硬說臺灣是屬於誰的，只能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探尋曾在這裡居住或統治過的人們對它的稱謂和定位。這一連串的名單，的確輻射出島與其他國家或隱或顯的國族邊界和牽連，影射了更多國家版圖／疆界的移動劃分。雖然，島從來不是任何國家的重心，只是許多國家的邊陲，隨時可以拋棄，但透過斷尾求生，這座島嶼孕育了屬於自身獨特、豐富而混亂的景致。這則關於島國身世／歸屬的寓言，無疑是王幼華對喧鬧不已的政治鬥爭或意識形態爭端最直接的回音。

[20]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114。

在《騷動的島》中冷凝解構政治，更暗示解嚴過後，開始出現群聚抗議的身體，作為宣揚政治圖騰與改革意圖的載體，已成為鮮明的時代印記與身體意象。人們精神振奮之餘，卻同時悲觀地發現，政治若與金權勾結越猖狂，社會發展越繁盛，真正的革命，也就越不容易被付諸實踐。革命身體的出場，常藉由曲張的身體、衝撞的身體，模擬最先鋒最尖銳最激烈的社會革命意圖。政治性的身體常出沒在各個集會遊行的場所，這些政治性的身體上，傳達各種吶喊、主張、控訴與抗議，「人群聚集，經常的。負責護衛的軍警們築成人牆抵禦，抗議的群眾紛紛地的向前衝撞。旗幟飛揚，桿棒舞動，叫嚷聲、喧鬧聲、哨子聲、歌唱聲、鼓聲、哭喊聲……拒馬堆在那裡，年輕的便衣警衛在那兒走來走去」。[21]抗議的民眾與整頓秩序的警察，成為對峙的兩方，也將積壓多時的社會問題，透過抗議的方式，激進的姿態、尖銳的哭喊，企圖喚起政府當局的重視。只可惜，讀者在小說當中，無法看到這些抗議的身體與場景，最後透過體制化的方式，化為正面的力量，讓社會改革運動真正地落實為既定政策。這些抗議的身體，原帶有政治性改革意圖的身體，終究在金錢蠱惑中，放棄了原來的信念與堅持，讓賦予改革意圖的身體，削弱了政治革新的意義，接受妥協而噤聲，「不義不法的是經由嚷鬧，竟也能得到妥協，嚐到甜頭的人們將這股力量充分的發揮出來。由此嚷鬧成為這幾年來固定的，重複出現的民眾運動」。[22]政治的議題，不一定得透過政治的方式解決，民眾顯然習於透過金錢來處理政治議題，也成為小說中批判的盲點。

由此看來，經濟越發達，利用金錢介入政治議題，更混亂了社會的秩序與正義的實踐，「經濟越發達，革命性的可能性就越小，這正是現代性的問題」。[23]這些零星發生的抗爭，並沒有終止不義不法事件的發生，卻使得日常生活當中的抗議事件內化為常態的一部分。每次的抗議事件，都帶來一些震動，造成社會本身的重新組織；但這些重新組織的力道，卻未真正改變不公不義的事件，更無法從社會結構進行真

[21]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140。

[22]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140。

[23] 劉懷玉：《現代日常生活的批判與探索——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博士論文，2003），頁 139。

正的改革；拿了「甜頭」，利用金錢，來搓合「抗議的身體」，安撫「嚷鬧的身體」，一種最可悲的官僚模式產生了。這個盲動的社會，距離貫徹政治改革的理想社會，可真是愈來越遙遠了。此後，抗議的核心精神，被金錢徹底收編，抗議的身體也成為噤聲的身體。臺灣社會面對政治爭議與抗議事件，竟弔詭地模仿了資本主義商業運轉的標準化模式，誕生了齊一化的處置方式。這樣的官僚模式，也註定抗議與革命的壯舉必然失敗。王幼華透過政治性的身體解構政治神話、政治花招與政治騙局，從夢魘壓抑的身體到衝撞抗議的身體，小說都留下時代的刻痕與回音。

三、慾望性的身體

20 世紀的 90 年代，身體社會學（somatic society）的研究突飛猛進，對身體研究的關注與討論，超越過往。社會學提醒人們，不能只以單一的自然態的身體觀（natural body）和社會建構論的身體觀（social constructionism body）來理解身體，力圖超越這些侷限，從而建構了不同以往的論述。[24]身體的社會性，除了受到政治力量的影響，也會受到社會消費與生產環節的影響，而有了不同的面貌。約翰・奧尼爾（John O'Neill）的《身體五態：重塑關係形貌》（*Five Bodies：Re-figuring Relationships*）關注消費態身體時，提出人的身體在社會中，「也參與了居處期間的文化與社會的消費與（再）生產」。[25]引導人們不能只把買賣的經濟行為，當成單純藉由消費驅策的行動，更需針對消費的文化或場域，作更深入的探索。基於同樣的關注，本文探索的慾望性身體，關注身體對慾望的刺激、經驗與反應，涉及慾望的販賣、滿足與交換，留意人們透過消費的行為滿足性慾望，或透過身體的展現、接觸，所牽涉到的消費、交換與連結的關係。王幼華嘗試透過對慾望性身體的嘲諷，斬草除根，進行「文化劈斬與思想清理」的解構運動，拆解慾望本身無法填滿的黑洞本質。

24 〔英〕克里斯・希林著，林秀麗、黃麗珍譯：《身體與社會理論》，頁 9。
25 〔加〕約翰・奧尼爾著，李康譯：《身體五態：重塑關係形貌》，頁 7。

王幼華的小說，多半刻劃都市受資本主義控制下騷亂糜爛的情景，心靈異化後的可悲處境。為了追求進步，社會選擇犧牲農業與養殖業，大力扶持工商業之後，壓抑傳統、自然經濟，任由貪婪與罪惡滋長，慢慢腐蝕城市的一切。都市化的城市，在資本家、野心家與專家學者的合謀算計之下，全力發展產值高漲的工商業，只追尋眼前的暴利。都市發展促進了生產力的高速發展，道路拓寬、工程日增，政治與經濟齊力推動大型建設，帶來可觀的資產。這些暴增的資產，助長了人心的邪念，最後促成可怕扭曲的金錢怪獸異軍突起，只追求利益交換，販賣無止盡的物欲。其中，對情色的包裝與性產業的行銷，更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精心打造與長銷的商品。

情色產業因與禁忌及道德相關，反而特別容易引起人們對性的想像與快感。情色產業因涉及道德的評斷，許多國家都對它有許多限制，不容許公開地展示或赤裸演出。正因社會的壓抑與圍堵力量，反而助長情色產業成為消費社會時代中，最容易販賣的商品；只要透過巧妙的包裝，在某些特定的時空與地域進行突圍，就能引誘人們降伏於感官的刺激，淪為肉體慾望、情色買賣的消費者、觀看者。正如盧曉暉的觀察，在文化禁令的防範下，突圍而出的肉體，暴露出的肉體，就是快感的泉源，而快感的獲取，正是這個時代最猖狂的買賣，也是罪惡最可怕的溫床，「不難看出，社會和文化的重點防範、監視和管理的正是人體上的性器官，他是肉體中的肉體，是快感的泉源，也往往可以成為或視為罪惡淵藪」。[26]

交通的繁盛，促成資本主義勢力的強大入侵與壯大，直接造成女性身體的裸露，也成為小說中頻繁出現的情景。不少女性為了賺錢，投身於歌舞女郎的行列，出沒在各地節慶喜宴中。在酬神還願的慶典中，歌舞團女郎在廣場滿場穿梭，在男性的凝視下，女性穿脫服飾的過程與歌舞表演一樣，都是挑逗感官的觸媒，都能勾動慾望的火把。古今中外的慶典、廟會或狂歡節，都讓社會禁令做了妥協與讓步，適時容許慾望的過度流洩。[27]在節日裡，大家聚集在一起，一邊享受名廚美食，滿足口腹之慾，一方面藉著聲色表演，鼓動慾望。每個人都在慶典與歡聚中，暫時棄置道德

[26] 盧曉暉：〈解讀文化中的性快感〉，收入葉舒憲主編：《性別詩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 128。

[27] 盧曉暉：〈解讀文化中的性快感〉，頁 128。

感，逾越尺度的表演，使日常受到壓抑的性衝動得到釋放；受習俗禁錮的群體，也透過笑，釋放壓力。而乳房與性，是所有資本主義文化中「負載著恥辱的器官」。[28]因為慾望與文明是對立的存在，文明的社會，必須適時的壓抑慾望，凸顯禮儀與尊貴，尤其是避免「負載著恥辱的器官」時時袒露出來；但弔詭的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卻常常販賣「負載著恥辱的器官」，以換取暴利。乳房與性，成為販賣與消費的長銷商品。

正因如此，廣場的酬神活動雖不同於廟宇的神聖性、肅穆感，無法阻絕提供政治、教育、文化中心或娛樂的功能，因民間活動由民間的土壤生長出來，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本身富有無限的活力。但謝神的行動，在此已轉化了呈現的意義，結合了廣場的眾聲喧嘩、社交聯誼的功能、庶民文化的歡樂、低俗趣味的享受之外，更受資本主義風潮影響，帶入了情色產業的暴露和消費性，翻轉了過往被認為與官方對峙、民間活動最富有異質性的本質。

〈聖母的兒女們〉中，賓客在居民活動中心的廣場上，享用佳餚美饌，一方面欣賞「黑馬歌舞團」的艷舞表演。歌舞女郎巧妙地在遮蔽與裸露之間，讓「負載著恥辱的乳房」找到放縱的機會，袒露現身，「歌曲唱到最後一段了，她把藍色的胸罩一脫，朝台下人群扔去，快速的唱完尾聲」[29]；讓所有的看客，都看見裸露的雙乳、邪淫的笑語，這成為宴會中，最能激起高潮，也最能助興的拿手絕活。女體成為被觀賞、被販賣的商品，女性舞者無不扭腰擺臀，刻意凸顯最妖嬈嬌豔的身姿，換取最大的獎賞，「有人把錢塞進女人的酒杯，女人的腰前後扭了扭，做了個淫蕩的姿勢，把浸有鈔票的酒喝了下去」。[30]歌舞女郎的身體，成為被觀賞、被販賣與被標價的物件，裸露的越多，酬金就越貴，「卡貴呢，脫光衣服要加一萬塊」。[31]昔日的狂歡慶典，已變質成為販賣肉慾的店舖，感官刺激已成為廉價的買賣，顯現現代人們如何也填

---

28 〔法〕勒布列東（David le Breton）著，王圓圓譯：《人類身體史與現代性》（*Anthropologie du Corps et Modernité*）（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頁 40。

29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35。

30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40。

31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41。

充不滿的慾望黑洞。

商人為了販賣更多的快感，腦筋越動越快，也把女體做了更多元、更全球化的包裝，當成商品來販賣。〈美慾情色〉同樣描述歌舞秀脫衣秀，規模卻更盛大，赤裸程度令人咋舌。消費者只要有足夠的資金，就可以讓全世界不同族裔不同膚色的女子，在舞台前輕解羅衫，裸露的程度令人瞠目結舌。〈美慾情色〉的舞台，刻意呈現了慾望聯合國的景致，原是為滿足人心的虛榮，「這是個凸出的舞台，三面的觀眾擠在舞台邊，他們想看到值回票價的鏡頭，滿足好奇心，或有向別人吹噓、談笑的資料」。[32]主持人刻意以國族與地域性，凸顯這些女郎異國情調的魅惑特質，介紹穿著旗袍唱歌的人，為東南亞的動感女明星；或介紹高大的女郎，是來自澳洲的歌舞女郎，還有印地安打扮的美洲女郎，白沙浪的土產女子，菲律賓的小姐或巴西森林女王等，每人都在舞台上盡情展現柔媚豐滿的女性姿色，以及動感的舞蹈。歌舞秀刻意綜合了五大洲的佳麗，彼此爭妍，女性的族裔裝扮被編碼成身分象徵，「種族上的女性他者」成為邪淫賞玩的對象，裸露的身體成為被觀看和消費的客體與物件。服飾成為身份與民族再現的符碼，卻是一個挖空內涵、複製偏見的廉價表演，整個表演複製了文化與性別的刻板印象。此間，服飾成為抽離真實性的符號，儼然進行的就是一場虛華的東／西、表象／真實、意符／意指、衣服／身體二元對立下的性別／文化偽裝秀。[33]歌舞秀的高潮是鬥舞，更是一種帶著民族國家文化與帝國主義文化象徵意涵的舞台競技，就是脫衣秀。「一時間舞台上站出了五、六個全裸的女性身體。她們有著深淺不一的膚色，有的高大結實，有的柔弱纖細，乳房形狀各異，是來自地球各端，不同的人種」。[34]商人拿掉道德的束縛，極盡滿足男性駕馭世界女性的雄性慾望，卸除了「種族上的女性他者」衣衫，達到了男性雄風與臺灣民族主義的雙重滿足，這無疑是資本主義與父權思想合謀，最精於算計的商人，精心策畫的肉體交易。結尾插入一段挑戰人體極限的旋轉舞蹈演出，卻令全場民眾驚嚇，讓他們從精湛的舞技中，從肉慾的垂涎中清醒，極致的藝術自身有著讓人清醒的本能，正如

32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166。

33 參考張小虹：《性別越界》（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85），頁 140-141。

34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169。

當頭棒喝。

麥慶夫無論是置身都市叢林，或是回到母親故鄉的海港鄉鎮，都免不了被欲望性的身體包圍，消費主義變成了九十年代處處可見的情色景觀，最強而有力的創造者。王幼華對臺灣文化的觀察，有他獨特的見解，「以沼澤文化做為八 0 年代的代表，以消費文化作為九 0 年代台灣社會的走向」，這樣的歸納，與他創造出的小說世界相較，大體上是一致的。[35]朱雙一也曾指出，「『沼澤』因此成為雙重隱喻，它既是污穢、惡濁的，又是變動發展、充滿生機的」。[36]當消費主義成為資本主義挾帶勢力的一環，消費社會最明顯的特色之一，就是販賣情色，麥慶夫時時得抵抗這股力量的侵擾與佔領。不論是在宴會中搭訕的咪咪或是在百貨公司遊樂場認識的金妹，都在明示暗示的過程中，不無推銷自己身體的意圖，用身體換錢的目的甚是明顯。在慶典中，他禮貌性地與赤裸的咪咪，保持著最安全的距離，與其他在場的男性，形成了差異。

在 20 世紀八九 0 年代，臺灣社會與政經發展出現了變化，展現了資本主義典型社會的幾種具體特徵，例如政經結盟、以金錢獲利超越一切考量的商業貿易制度、炒作哄抬物質價值、進入以買賣關係促成經濟活動的消費社會，城鎮更成為觀察這些文化現象最適切的場域。總結說來，《騷動的島》集中描述的東魚鎮，已發展出都市的完整樣貌，出現了資本主義城市的熱絡景致與難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認為「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界末，已把世界推向工業資本主義的階段，二十世紀更開創了新的資本流通的方式」，新型的資本流通形式助長了金錢的遊戲與邪惡的買賣，強力影響了人類生活的秩序與模式。[37]《騷動的島》中的多數人物，彷彿被禁錮，只追求財富與慾望，異化的主體，早已被追求致富的夢想和性快感的追逐所吞沒。小說顯然透過嘲諷的角度，刻劃慾望性的身體，終於成為慾望城市、瘋狂臺灣中最巨大的幻影。

---

35 吳怡慧：《王幼華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118。

36 朱雙一：〈臺灣社會文化變遷中的心理攝象〉，收入王幼華編著：《王幼華研究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6），頁 246。

37 〔英〕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 33-34。

四、宗教性的身體

宗教性的身體是指參與宗教性活動身體的直接經驗、影響與反應。除了食衣住行育樂，信仰和宗教，更是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們需要宗教，多與人們趨吉避凶的本性有關，希望遠離災禍恐懼、求得福祉安康，人們對於宗教與信仰的渴求，說明了這本是人類最原始的情感。臺灣的民間信仰為多神論，祈神與酬神原是神聖的行徑，身體與心靈都應該感受到了神聖的恩賜；不料，面對宗教本該嚴肅的身體，卻染上了世俗的氣息，讓原本神聖的行徑變得庸俗不堪。小說將這些變動的樣貌，透過身體的對照性凸顯出來。

在《騷動的島》中，每年三月，所有信徒都忙亂了起來，年復一年，忙於宗教的祭祀行動。麥慶夫母親陳金鳳的故鄉後埔，是豐富溪下游的沼澤地，是個簡陋的小漁港。漁港內，媽祖信仰非常虔誠，「每年農曆三月，媽祖誕辰，信徒們都聳動起來，在春日陰晴不定，萬物蠢然欲動的季節裡，忙亂的準備起祭典來」。[38]當麥慶夫還是嬰兒時期，當時民風純樸，人們對媽祖相當誠敬。他參與了祭典，媽祖神靈的樣貌，一直映在心底，成為不可搖撼的印記。每年此時，漁港就熱絡起來了，許多人到這裡來，祈求海上神靈媽祖的庇蔭。「人們在船頭上供俸祂的神像，或燃起一把香，如此就能憑藉神力行船平安，在平安之後，期盼魚獲眾多，大魚入網。不在海裡討生活的人們，則希望有病及早痊癒，在事業上指點迷津，家內沒有紛爭，子孫考試高中……」。[39]人們在船頭上供俸媽祖的神像，或燃起一把香，虔敬的心靈，透過祝禱或是喃喃自語與神溝通，直接透過虔誠的身體與行動表達出來。人們對於神祇祈求的願望是無止無盡的，不受職業與身分的影響，希望神祇有求必應，能讓信徒身心安康，諸事圓滿。當他年幼時，媽祖信仰，幾乎成為庶民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

王幼華在《騷動的島》中，陳述了媽祖信仰的神聖性，卻也解構了它的神聖性。

---

38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26。

39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25。

後埔媽祖廟甚多，慈雲宮的香火最為興盛，是因人為的操縱與權力的介入。自從廟主任委員林高勝當選了縣議員、省議員後，慈雲宮的命運就不一樣了。林高勝廣泛利用人脈和資源，整修了慈雲宮，重建祂的神威。林高勝表現亮眼，受到黨的徵召，後選上了省議員，此後官運亨通，平步青雲，影響所及，慈雲宮被修繕得更加富麗堂皇了。外貌的整修，已使廟宇在外觀上顯得神通廣大，氣勢壯闊。又因政黨關係密切，正殿上又加入了省主席和省議長的匾額，造成人氣暴漲，吸引了風聞而至的大批信徒。此時，慈雲宮已成為當地重要的人文地景，因它帶來了地方感，更伴隨著人群的信念。[40]經過人為的操作，慈雲宮已成功塑造成神通廣大的神廟，更喚起了人們集體的認同感，成為多數人倚賴的象徵空間、信仰空間。

王幼華在《騷動的島》中，詳盡地拆解了一間廟宇背後的隱藏勢力，是透過多少勢力的串聯，方能打造出當地傳奇故事，慈雲宮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過往乏人問津時，慈雲宮只是一個低矮、黯淡、老舊的廟宇，有了政商名流的加持之後，人氣高漲，也成為地方上最具人氣的廟宇。善於拆解世間神話的王幼華，透過三個方式，拆解了廟宇神話與宗教傳奇。其一，揭露廟宇背後複雜的人脈組織與政黨資源，解構廟宇興旺假象，原是人為刻意的操弄。其二、透過無神論者的指證，庶民拜神，根本是盲目行事；麥慶夫的父親麥上尉在槍林彈雨中逃生，殺人無數，他看盡太多破碎的神像，拆解神明根本自身難保，勸諫世人還是自求多福。其三、透過信仰者盤算利益的選擇，來解構宗教神話。麥慶夫母親陳金鳳一家人災禍連連，整個家族多數面臨死亡、病厄與意外的危機。一個家族，原本富甲一方，卻陸續死於海難、癌症、中風、車禍，壯男全數死亡，只剩下幾個寡婦和一個帶病的男孫。在信仰的選擇上，家族成員並未專一，當大兒子過世時，曾信過基督；媳婦被撞死，又改拜太子爺。孫子發瘋，去看了媽祖，全家才成為媽祖的信徒。鴛鴦姑母認為孫子的病況好轉，決定還願，於是大肆酬神，大宴賓客，送 50 兩金牌給媽祖。俗民的宗教信仰，原是日常文化的一部分，至此，已改寫了宗教儀式的特質，沾染了更多情色仲

40 〔英〕麥克・克朗（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頁 35。

介的痕跡，更逃脫不了濃厚的政治操作，顯示了政治力量與商業力量介入過深的既定事實。過往在廟會儀式上強調的虔誠與神聖性，已漸漸被單一、貧乏、僵固、奢華、鋪張的金錢感官消費所取代，神聖的祭典，再也無法呈現戒嚴時代那樣單純的樣貌了。這樣貧乏的宗教慶典，儼然已成為官商教合一之共構結構牢不可破的習俗了。

西方社會早注意到，現代化的社會因資本主義盛行及理性意識高漲，造成宗教的影響勢力大不如前，「導致了信仰的世俗化與宗教的衰弱，是中外普及的現象」。[41]因為科學的發達、理性知識的普及，都讓市民可以克服各式的恐懼，對許多現象提供合理的解釋。宗教勢力可以影響的範圍漸漸衰微，但仍具有影響力，只是，信仰變得更加得世俗化。王幼華書寫這些看來誇張的宗教經驗，非常貼合國人日常生活的觀察與體驗。人們對於宗教的態度，有些從利益來考量，宗教已轉換成如此世俗的產物。此時，小說中的宗教表述，揭露了宗教激情與經濟／政治獲利之間，早串聯了緊密又複雜的連結。鴛鴦還願酬神的方式，除了大宴賓客，還讓有金錢關係的候選人登台拜票，邀請「黑馬歌舞團」上台跳艷舞，以最世俗化、最迎合慾望、最褻瀆女體、最牴觸神聖的方式酬神。從反諷性特強的篇名〈聖母的兒女們〉看來，且看聖母的善男信女們，在酬神活動中是啥模樣？「菸、酒、人體的熱氣升騰，孩子跑來跑去，女人喝斥，男人喊拳，空氣又溼又悶。汗由人的前額、鼻頭、脖子、胸口滲了出來，香粉的、酸腐的、酒精的、髮油的、菜餚的，潮氣的味道混雜在溫熱的空氣裡」。[42]人們因酬神而相聚，卻完全喪失了酬神的虔誠態度。王幼華透過身體感官的摹寫，讓參與酬神宴客的身體經驗和樣貌全都清晰呈現。讀者從荒謬世俗的情境中，洞悉在宗教巧妙的包裝下，最赤裸的利益網絡。

---

41 〔美〕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桂成等譯：《恐懼》（*Landscapes of Fear*）（臺北：立緒文化出版社，2008），頁 392。

42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34。

五、結論

盧卡奇（Szegedi Lukács György Bernát, 1885-1971）認為，小說就是這個時代裡的史詩（它的形式要面對的是一個被奪去總體性的生命現實），小說的產生，乃緣自於人與外部世界的不和諧性，而這個不和諧性來自於現代文明所導致的「異化」。[43] 王幼華作為一位批判寫實主義的創作者，立足於文壇，早已奠定了鮮明的書寫風格和創作目標。他的小說始終嚴肅地處理臺灣面臨的問題，被奪去和諧性的生命現實，刻劃從戒嚴到解嚴人們異化的狀態。在戒嚴時期，亦即八 0 年代初期與中期，王幼華小說的背景與社會現況，常是架空或模糊的描寫，更常強化原型人物異化心靈的變異圖景與扭曲狀態；現代主義荒蕪、分裂、不安與陰鬱的色彩濃厚，讀者感受到虛無不安的精神狀態瀰漫全書。這類故事，時常透過一樁突發事件，來呈現人心的騷亂與不安。這種騷亂，當與威權政權的集權壓迫及思想壓抑的時代背景脫離不了關係。在八 0 年代解嚴後，小說更強化的是主角與外在世界的差距，外在世界有了更清楚的輪廓與形貌，更清晰地梳整政治事件與國族意識的爭端。人物依然無所依恃，現實經驗無法提供更好的和解之道，理想社會與現實社會之間的差距，似乎更遙遠了。

解嚴近十年，《騷動的島》的誕生，展現了不同的樣貌。王幼華透過身體的解構，達到了政治的解構、慾望的解構、宗教的解構之後，看似墮落的人性書寫，也帶來一種新的反擊。麥慶夫不再負擔沉重的道德壓力和使命，不再成為聖人，他不再需要喃喃不休地對他人闡釋他對國家、鄉土（後埔或東魚）、家庭（淫亂的母親和不負責的父親）、職場（爾虞我詐的利益交換競技場）、媒體場域（以抗癌報導交換選美明星）的憎恨和控訴，也不再與世為敵，而是融入了現實的大染缸，成為其中共犯結構的一員了。放眼望去，小說中的島嶼，盡是顯現盲動的景象，無論是政治性身體的躁亂、情慾性身體的誘惑或是宗教性身體的世俗化，社會距離井然有序且理想

43 〔匈〕盧卡奇（Georg Lukacs）著，楊恆達譯：《小說理論》（*Theory of Fiction*）（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頁 29。

的世界，依然非常遙遠。這個混亂的島嶼，依然充斥著黨國威權結構遺下的後遺症，一般市民有著威權時代殘留的陰影，卻只想著分贓或盤據既有勢力，把社交關係完全轉化成利益輸送的關係，民眾也用更世俗的方式面對宗教和信仰，見怪不怪地接受了女性肉體淪為消費的工具。《騷動的島》體現了各種騷動不安的變貌，而騷動，就是島嶼的本質，人們不須要排斥或厭棄它，而是接受這種盲動變化的本質。

王幼華曾統整過自己創作的主軸與方向，「以沼澤文化做為八 0 年代的代表，以消費文化作為九 0 年代台灣社會的走向」，但權衡臺灣的變動，戒嚴時期從政治力宰制一切的威權體制，過渡到以消費文化控制一切的九 0 年代，《騷動的島》正好作為一個極好的觀察樣本。小說的時代跨度，便是從半封閉式的沼澤型社會，跨越到開放型的現代性社會，在社會結構與文化層面上都更受消費主義的侵襲，呈現了重利輕義的變貌。小說破題重提「沼澤地」的象徵意涵，繼承前作《廣澤地》的意涵，但有所更新，「海與陸地之間有一緩衝的地段，有時是沙灘，有時是岩石，有時是沼澤——反覆的、循環的，某種穩定的、恆久的模式在宇宙間不斷的上演」。[44]沼澤——溼軟的爛泥地，有時它是陸地，有時是海洋，正因變異的屬性、曖昧的地形，所以蘊含無限生機。人們難以抵抗的，或許終身得在爛泥裡求生，也許臭氣蒸騰，但棲身於沼澤地，不會因此死亡，反而更加肥沃；人們在此生活，也是欲力蓬勃，王幼華儼然藉由《騷動的島》序章，建構變遷中的臺灣走向新時局的寓言。他在思考島嶼的命運和出路時，也連帶思考了島嶼的現代性，就是現代化的城鎮不可能走回頭路，迴避近代西方文明的影響，而現代性的特質，就是具有不斷向外累積、擴張的傾向，順應趨勢，反而可能有所成長變得更為強大。[45]總結前面所論，《騷動的島》關注的議題比前作更為全面，包含了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核心思想即主體自我批判、帶入馬克思（Karl Marx, 1808-1883）對體制的批判、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關切的媒介自我批判；但這些批判，並未流於個人的理念偏執或傳聲筒，而是揉合情節的發展，作了紋風不動的敷陳，留給讀者最自由

44 王幼華：《騷動的島》，頁 20。

45 黃瑞祺：〈現代性的省察——歷史社會學的一種詮釋〉，《臺灣社會學刊》19（1996.3），頁 196。

的反省與沉思。雖然全球性的變動在〈美慾情色〉透過消費女性身體來呈現，尚未在小說中強勢登場，但依然可以看見王幼華藉由媒體工業、霸權與黨國控制之間的權勢移轉關係，媒體工業與其他體系的互動增加了，甚至包含與飛羚的暗盤與結盟，各種合作、交流、談判與協商，免不了有了衝突、併吞、宰制和剝削的結果。就連雜誌社內權力位階的升遷，都牽涉了核心、邊陲與半邊陲的經濟分工，注定了強、弱勢、剝削權力與利益的階層化，也可看作是內存於現代性的必然變動。[46]

王幼華對於歷史變遷和社會文化的執著，深深影響了不同時期小說形式的展演。談起自己的作品和定位，王幼華自剖甚深，「我並非溺於文學技巧、撥弄文字，尋求市場的作家；且以為一位寫作者必須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而這系統包含形而上的思辨、人性的認識、文化歷史的深究、科學知識的探討，以及世界性的觀照」。[47]理解他身為寫實主義作家，必須達到認識社會、理解社會脈動、洞悉歷史變遷和權衡世界發展的嚴謹要求，更能理解，為何他的寫實主義作品反覆從歷史文化著眼，去記錄變動下的荒謬情景，還追溯病灶的成因，而能保留了最清晰的時空感。放眼望去，20 世紀的西歐文學，大多走向宿命悲觀的寫實主義，只提出問題，不解決問題，法國文學強調絕對的客觀性；俄國則走向理想的現實主義，具有思想性，以及積極的人道主義與社會責任。[48]王幼華擷取了客觀性的敘事模式，但為了達到啟蒙的目的，他的批判是強烈的，在不同時期，都留下了他對時代的回音，無論是語重心長地批判或尖酸地嘲諷，都讓作者亟欲貫徹思想理路的書寫行動更顯決絕。

王幼華思考臺灣面對現代性的各種陣痛時，過去惦念的是無法及時跟上蛻變腳步的弱勢族群，或是心存抵抗的知識份子。他的長篇小說的敘事手法，常聚焦於島嶼眾生的故事，善於利用一個小章節，先作群眾臉譜式的素描，再透過具體的言論或行為，展開多重人物衍生的事件或現象始末，拼湊出社會萬花筒的立體結構，擦撞出依附或頑抗的各種聲軌，建立獨樹一格的敘事形式。細數王幼華的小說中，他

46 黃瑞祺：〈現代性的省察——歷史社會學的一種詮釋〉，頁 202。

47 王幼華：〈淑世利他的寧靜革命〉，《騷動的島》，頁 11-12。

48 〔日〕廚川白村（くりやがわはくそん）著，陳曉南譯：《世界文藝思潮》（臺北：志文出版社，1984），頁 71-103。

刻劃的眾多人物之中，如《兩鎮演談》的丘老師與范希淹、《廣澤地》的李神父、蘇清淡，這些人物的出現，使得原有批判寫實主義的深沉敘事，還保有一些理想主義者點燃的燈火；這些與時代格格不入的人，帶有理想性與抗拒性，常高談闊論，暢談淑世的願景與理想。但這些人物身上，同時存在著異己，探索島嶼的出路，同時也是讓他們完整整合異己與真我的完好契機。雖然，他們所渴望的世界遙遙無期，或許因為社會進步的速度太慢，或是眾人的裝聾作啞，讓自我實現和社會改革變得好困難，他們無法成為時代的領導者，也無法堅定指明島嶼的出路。

當消費型社會到來伴隨著現代性狂潮，絕大多數國家都自願或被迫整合到現代世界秩序當中，臺灣也不例外。而這種整合過程，就是漫長的陣痛期，王幼華顯然熬過了這場意識對決的陣痛期、外來文化衝擊本土文化帶來的精神危機，寫出了更貼近臺灣實景的《騷動的島》。《騷動的島》的敘事線則異常明朗清晰，埋入麥慶夫這條主線，讀者能夠跟隨著麥慶夫的身體移動與歷史隨想，探觸島內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作者利用 21 個章節作議題式的斷分，便於凸顯事件的脈絡與發展，敘事的口吻變得明朗輕快，更嘲諷，也更犀利。過去穿插在強勢文化崛起，弱勢族群或知識分子的抵抗聲音都消失了；這也意味著，作者意識到臺灣整合到現代性世界的過程，是歷史命定的過程，這些雜音聲軌陸續消音了。《騷動的島》最後安排麥慶夫這樣的社會批判者，也慢慢沉淪了，向他過去鄙視的勢力靠攏，擁有權勢、金錢、女人和尊榮，淡化了覺醒者與蒙昧者的差異。受日式教育影響的母親，和受黨國教育壓抑的父親，從未給予他完整的家庭與教育、栽培與引導，他一人跌跌撞撞，走出了屬於自己的康壯大道，這顯然逆寫了家族倫理悲劇的公式，他拋除了省籍的認同、陰暗的身世、紊亂的血親，靠自己的機智和時代的契機飛越「登高」，但這樣的「登高」望遠，不再是杜甫涕淚縱衡滿懷傷逝的登高，卸除了個人主義與理想主義式的感傷，宣告「慾望終必獲得全面勝利」，將全面迎向醜聞、暴力與金錢的大好事業，不再執著於道德與理想的束縛。小說整體的嘲諷意圖，比前作更加強烈，沒有概念化的缺失，是理念與敘事策略完整結合的諷刺佳作。

這部迷人的小說，不曾刻意美化現實，也不會醜化臺灣當代的混亂處境，而是

藉著「溼沼地」的隱喻，探索全面現代化混亂騷動的島嶼現況，「穢惡的水每日由島內流淌出來」，卻依然慾力強悍、蓬勃地迎接每一個嶄新日子的到來。王幼華總是帶有嘲諷口吻，睥睨庶民的醜態與窘態，包括最後昂揚走向領導階層的麥慶夫。現實或許真是如此不堪，但呈現這些騷亂現象的小說，本身是有趣的。每個讀者都因閱讀，更加理解這個島嶼騷動的身世。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王幼華：《騷動的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二、近人論著

＊王幼華：〈淑世利他的寧靜革命〉，《騷動的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 9-15。

王溢嘉：《精神分析與文學》，臺北：野鵝出版社，1997。

＊朱雙一：〈臺灣社會文化變遷中的心理攝象〉，收入王幼華編著：《王幼華研究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6，頁 243-262。

吳怡慧：《王幼華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施淑：〈台灣頻道〉，收入王幼華：《騷動的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 3-8。

張小虹：《性別越界》，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85。

＊陳器文：〈王幼華的本色原型與他的精神史〉，收入王幼華：《東魚國夢華錄》，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7-12。

黃金麟：《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 1828-193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

黃瑞祺：〈現代性的省察——歷史社會學的一種詮釋〉，《臺灣社會學刊》19（1996.3），頁 169-211。

＊葉石濤：〈談王幼華的小說〉，收入王幼華：《兩鎮演談》，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4，頁 1-15。

劉懷玉：《現代日常生活的批判與探索——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博士論文，2003。

黎湘萍：《文學臺灣——臺灣知識者的文學敘事與理論想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盧曉暉：〈解讀文化中的性快感〉，收入葉舒憲主編：《性別詩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 127-135。

〔日〕廚川白村（くりやがわはくそん）著，陳曉南譯：《世界文藝思潮》，臺北：志文出版社，1984。

＊〔加〕約翰・奧尼爾（John O'Niell）著，李康譯：《身體五態：重塑關係形貌》（*Five Bodies: Re-figuring Relationships*），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匈〕盧卡奇（Georg Lukacs）著，楊恆達譯：《小說理論》（*Theory of Fiction*），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

〔法〕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孟湄譯：《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Fiction*），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

＊〔法〕阿圖塞（Louis Althusser）著，杜章智譯：《列寧和哲學》（*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臺北：遠流出版社，1990。

〔法〕勒布列東（David le Breton）著，王圓圓譯：《人類身體史與現代性》（*Anthropologie du Corps et Modernité*），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

＊〔法〕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城、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法〕傅柯（Michel Foucault），錢翰譯：《必須保衛社會》（*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美〕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桂成等譯：《恐懼》（*Landscapes of Fear*），臺北：立緒文化出版社，2008。

＊〔英〕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著，林秀麗、黃麗珍譯：《身體與社會理論》（*The Body and Society Theory*），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英〕麥克・克朗（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

〔英〕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

的詞匯》（*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en Chi Wen, "Wang You Hua De Ben Se Yuan Xing Yu Ta De Jiang Shen Shi" [Wang Yu Hua's Archetype and His Spiritual History] adpt. in Wang Yu Hua, *Dong Yu Guo Meng Hua Lu* [Reminiscences of Dong Yu Kingdom] (Taipei: Asi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2014), pp. 7-12.

Chris Shilling, *Shen Ti Yu She Hui Li Lun* [The Body and Society Theory] trans. by Lin Xiu Li & Huang Li Zhe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John O'Neill, *Shen Ti Wu Tai: Chong Su Guan Xi Xing Mao* [Five Bodies: Re-Figuring Relationships] trans.by Li Kang (Be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Louis Althusser, *Lie Ning Han Zhe Xue*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y Du Zhang Zhi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1990).

Michel Foucault, *Gui Xun Yu Cheng Fa*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Shi Shu, "Tai Wan Pin Dao" [Taiwan Channel] adpt. in Wang Yu Hua, *Sao Dong De Dao* [The Island of Disturbance] (Taipei: Asi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2014), pp. 3-8.

Wang Yu Hua, "Shu Shi Li Ta De Ning Jing Ge Ming" [Serenity Revolution of Altruism] adpt. in Wang Yu Hua, *The Island of Disturbance* (Taipei: Asi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1996), pp. 9-15.

Wang Yu Hua, *Sao Dong De Dao* [The Island of Disturbance] (Taipei: Asi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1996).

Yeh Shih Tao, "Tan Wang Yu Hua De Xiao Shuo" [On Wang Yu Hua's Novels] adpt. in Wang Yu Hua, *Liang Zhen Yan Tan* [Two Towns Stories]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pp. 1-15.

Zhu Shuang Yi, "Tai Wan She Hui Wen Hua Bian Qian Zhong De Xin Li She Xiang" [Psychological Photograph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Taiwan] adpt. in Wang Yu Hua, *Wang Yu Hua Yan Jiu Zi Liao Hui Bian* [Wang Yu Hua's Compilation Research Materials] (Miaoli: Miaoli Culture Bureau, 2006), pp. 243-262.